

四时好

寂寥之美

路来森/文

刘禹锡《秋词二首》之一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诗中，刘禹锡逆向思维，“胜春朝”照应“悲寂寥”，极言秋之美好。

其实，纵然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可“寂寥”未尝不是一种美。寂寥：寂静、空旷。寂静，有一种含蓄、内敛之美；空旷，则呈现出一种广袤、苍莽之美。

进入秋天，大自然即开始做起了减法。

看看那些树木，一场场秋雨洒下，一场场秋霜打过，蓦然一阵秋风起，于是，“萧萧木叶下”。叶子不再浓密，树木呈现出一派疏朗的清韵。透过树枝，你能看见深碧的蓝天，能看见蓝天上飘过的一团团白云，那云白亮出一种醉人的圣洁。疏旷，是秋的一种诉说。

秋晨行走，凉风沁人。那份凉意，就有一种萧索、落寞的美感。你会觉得，这个世界仿佛有着一丝孤峭的忧伤。忧伤淡淡，并不伤人，只构成一份流淌的情绪。而这这份情绪，带来的并不是激动，而是内心深处的一份宁静，一种凉凉的宁静，一种引人深思的宁静。

此时，你若行走在一片树林中，稀稀疏疏的树叶挂在枝头，像一枚枚枯叶蝶。微风起，蝶翩翩，一种幽微的思绪便会油然而生，那片片残叶，就成了片片思绪。思绪游离，思绪漫漫，你可以漫然地想自己的心事，把心事挂在枝叶上，如蝶飞舞。树林中有鸟，最多的是麻雀，麻雀也安静，静静地觅食地面，或者安然地矗立枝头，叫声仍旧唧唧。唧唧声中，也彰显一种秋凉的味道。枝头上，也许会站立着几只花喜鹊，喳喳的叫声依旧洪亮，只是那洪亮的叫声愈加衬托出树林的疏朗和安静了。

一个人行走，一切都是静的，安静便是一种美好。

田野上，庄稼收割了，地面上只剩下一地荒草。渐渐地，荒草萎焉了，黄了，白了，枯了。站立田野，视野异常开阔，你的视野中只有荒草，只有苍茫的大地和远山。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空旷，空旷得使人心悸；变得异常广袤，广袤得让人失神。可是，这并不会使人悲伤，使人沮丧。你知道，这其实是大地铅华洗尽的一种表现，是大地积蓄力量的一种生命状态。

再者，空旷、广袤中，仍然有细节存焉，仍然有美景展现。

阳光照在枯草上，枯草仍然能映射出灿烂，只是有一些微微的凉意。枯草上，会挂住一些蜘蛛拉出的游丝。秋晨，游丝上点缀着露珠，阳光之下，那露珠就成了一颗颗晶莹的小太阳。而每一颗小太阳，都会映射出七彩的光，使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迷幻之美。

若你行走在田野中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也许会惊起伏在草丛的野兔。野兔迅疾跑开，像一溜烟消失在远方。你站在那儿，望着，望着……嗒然若失，一派迷茫；可迷茫，也不失为一种美。纵使荒草丛中什么生灵也没有，单是脚下发出的窸窣窸窣的枯草擦衣声，或者咯吱咯吱的枯草断裂声，也让人真切感受到一份落寞、孤寂之美。这种美，有一种深深的秋衰的情味。

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北方，很少见到鹤。但大雁，却是秋末的常客。

秋深时节，北雁南飞。深蓝的天空，构成了大雁飞翔的空旷、巨大的背景，“人”字形，“一”字形，雁翩翩，翩翩雁，其美姿难可形容，难可形容。只能说——这是大自然于寂寥秋空中，绘出的最美的一幅画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其实，寂寥也是一种美，又何“悲”之有呢？



朝花夕拾

串门儿

张金刚/文

在农村生活，串门儿相当于每天浏览“朋友圈”，最是寻常。每天不到别人家坐坐，扯扯闲篇儿，似乎浑身不自在。

我老家在村中心，正房是典型的老式太行民居，坐北朝南，出房檐，有台阶。父母忠厚热情，总吸引着太多乡邻到我家串门儿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没个消停。

早上想睡个懒觉，偏偏有人早早地推门而入，开始说话，惹得母亲直说：“你先到外边去，我该穿衣服起炕了。”那人倒也识趣，站在门外的堂屋，隔着门帘，继续冲屋里说东道西。晚上想早早钻被窝，甭想，串门儿的很晚了也不走。母亲实在困了，就靠在被垛上搭话，有时竟睡着了。聊天的见没声音了，带上门儿就走了。

这一天，做饭、吃饭、干活儿，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啥也瞒不住。

做一顿面条，有人盯着你和面、擀面、煮面；炖一锅肉，有人闻着香味儿就来了，还要夹一块儿尝尝；摊煎饼，炸油糕，有人会顺走几个。端着饭碗来的，干脆就坐下凑成一桌。来得多了，母亲常逗趣让他们洗洗手给包饺子、剥花生或烧把火。来串门儿，搭把手，正常。

有时候院人多，从东屋到西屋，母亲常是从东台阶下，再从西台阶上，再绕回来。有时急了，她就冲那些站着说话、蹲着晒太阳或坐着打牌的人喊：“你们有点儿眼力见儿，让让，让我过去。”他们并不恼，欠下身继续，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也好，这倒热闹。

可热闹是他们的，天生爱静的我并不喜欢，嫌烦。他们到我家串门儿，我就跑出去玩儿，或到别人家串门儿。

我最常去的是张爷爷家。他家是教师世家，藏书多，家人说话也谦和。我去了，和张爷爷招呼一声，就钻进书房不出来，直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。张爷爷看我舍不得走，就笑眯眯地说：“喜欢看，就拿回家看。”我兴奋不已，揣上书道声谢，连蹦带跳跑了。若碰巧他们家人都在，我凑前说说话，便可知天下大事，可明是非曲直，也可帮我解疑释惑。想来，我文学、礼德的启蒙，还都是从串门儿得来的呢。

哥也爱串门儿，但总是七绕八拐地成功甩掉我这个“小尾巴”。我曾偷偷跟着，待他进到红梅姐房间一会儿后，腾地闯进去。原来屋里还有树红哥、小建哥、艳春姐，他们在听着录音机打扑克，桌上放着哥亲手做的小台灯。我想，哥是对红梅姐“有意思”，才常去串门儿的吧？被哄出来时，我还不忘做个鬼脸，起个哄。

可是，那时候的我，对到我家串门儿的人仍然很烦。对他们的烦，在我上初三那年达到极致。那个冬天，家里只在堂屋生了火，我晚上着急写作业，可串门儿的一拨接一拨聚满屋子，看电视、嗑瓜子、聊闲天，吵得我心绪不宁。某天我私下与母亲说：“今天晚上一定要下‘逐客令’。”母亲叹口气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平时没少帮咱，串门儿时送棵菜、送个瓜，帮个忙儿常有。你自行车坏了，不都是来串门儿的二哥给修嘛！咱忍忍。实在不行，后山有个防空洞，不冷，娘给你打扫打扫，点根蜡也能学习。”自此，那口洞成了我的“避难所”，留下了我挑灯夜读的身影。

一村人就这样在往来串门儿中走过了几十年。如今回家，我对串门儿的已不烦了，竟盼着有人来挤满屋，坐满门前，聊聊家长里短。可却是来客寥寥，安静得我心里空落落的。如今在老家，外出的外出，忙碌的忙碌，逝去的逝去，有闲心凑到一起的，也就仅剩与父母年纪相仿的那些人了。

一日，邻居大叔微信传来一张照片：父亲拉着板胡，母亲与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们围着晒太阳。我一时想落泪，但更多的是欣慰。父母常说，真想天天有人来串门儿，老姐妹老哥们儿说说话、逗逗嘴，也算有个乐子；时不时地有人给你捎个话儿、报个信儿，也挺好。

那时我就想，以后每次回家，头一件事儿就是：沏好茶，备好烟，等着或招呼我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来串门儿，共话桑麻，聊聊村里那点儿事……

兴来独语

被忽略的风景

仇士鹏/文

我是去年搬来新校区的，上课、交材料、开会，经历了一年的工作，基本把学校的经脉穴位都认清了，即使低着头边看手机边走路，也能轻松地拐过九曲十八弯，到达目的地。

但是，这学期有件事却把我难住了：课表上的一门课，上课地点为“综合楼”。这是哪栋楼？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在脑海里搜索学校的每个角落，但还是没印象，似乎从没在那里上过课。难道是我没去过的一个地方？我疑惑着。

明天就开课了，还不知道路。于是，我不断地向人打听，但周围的人都不清楚。四处碰壁后，我只能求助于百度地图。没想到，地图里真有这栋楼！

跟着导航，我在新校区里翻山越岭——学校毗邻一座山，也就分了点山势，很多建筑都是坐落于土堆上的。这让我想起了《桃花源记》，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”，如今我是“缘阶行，忘路之远近”。没想到一道台阶后还有一片新天地：篁竹幽深，古木葱翠，经年的落叶铺在路两边，诉说着人迹罕至的真实。

拐了好几个弯，又走了好远，才终于到了那座神秘的综合楼。还真没来过这儿，陌生的位置，陌生的建筑。但是，沿着楼前的路再多走几步，却发现，这不就是研究生食堂的后面嘛！绕了一大圈，才发现它和我中午吃饭的地方只有短短一截距离。

但是，我却分外感谢这多走的一大段路。它不仅帮我完善了记忆里的校园，也为我的生活填补了一处风景。

捧着一杯奶茶，坐在综合楼前的亭子里，享受着树林净化后的空气，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。

那天，在朋友圈偶然刷到一篇文章，里面引用了史铁生《病隙碎笔》里的一段话。“怎么完全没有印象，不应该啊！”我非常奇怪。这本书我当时可是字斟句酌地读，每页纸上都有写下的随想。怎么会有一大段话出现在我的记忆空白处？翻了下书，还真有！原来，当时读这段的时候，因为阅历与书中的内容没有接壤，我只单纯欣赏了句法和用词，而没让思想内容往脑子里去。

看来，不止在熟悉的地方有未知的风景，即使在已知的地方，也有被我们忽视的景色。枉我一直自诩有双发现美的眼睛，原来视野里还是有着诸多盲点。

放假回家，无意间和父亲聊起了上世纪的生活，我挑起的话题打开了父亲的话匣子，他的谈兴一下子喷薄而出。父亲从吃饭说到做饭，把一种菜在那个年代的曲折用方言说得精彩绝伦。我从没想过大字不识的父亲也有口才如此好的一面。听着他的讲述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泥里长大的孩子是如何勤勤恳恳地努力生活。那个时代在父亲记忆里留下的印记生动地映在了我的脑海，似乎有一些东西也对我徐徐掀起了一角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喜欢历史，觉得太过深沉和僵硬，但听了父亲的讲述，我却感到了一抹鲜活和亲近，竟有了想去探索和发现的欲望。

原来父亲也是一座行走的藏宝库啊！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另一种风景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，当我们把“熟视无睹”四个字擦去，换一个角度，或许就能发现一些惊喜正从熟悉的地方缓缓探出头来。

